

小时候

刘静 著



郑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小时候/刘静著.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5645-2938-3

I. ①小… II. ①刘… III. ①随笔-作品集-
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48775号

郑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郑州市大学路40号

出版人:张功员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新乡市豫北印务有限公司印制

开本:880 mm×1 230 mm 1/32

印张:7.5

字数:188千字

版次:2016年6月第1版

邮政编码:450052

发行部电话:0371-66966070

印次:2016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645-2938-3 定价:2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本社负责调换

自序

我是一个漂在外的人,每个漂在外的人都会想家乡想爹娘,我也不例外。

想家了,唯一的解药就是回家!

回到家,吃上几餐娘做的饭,睡上几天爹烧的炕,在村子里转上几圈,用地道的方言叫上几声婶子大娘叔叔大爷,赶上几趟里岔集。然后,整个人就一改那无精打采的模样又满血复活了。

后来,先是结婚生子,而后是工作调动。回家这件看似再平常不过的事,变得越来越奢侈。

我彷徨过,纠结过,也说过狠话,我说等孩子大些了,我每个月都回一趟家!等我退休了,我就搬回村里住!但连我自己也知道,这只是过过嘴瘾的狠话而已,生活有一种状态叫作身不由己,我就处在这种状态之中。

再后来,我发现文字是个好东西,并且我驾驭文字的能力似乎不是很坏,我这个拙口笨舌的女人,可以把自己想说而说不出的话用文字表达出来,我庆幸不已!

文字实在是个奇妙的东西,它不光可以拉近空间的距离,还可以拉回已逝的岁月。常常在写思乡文章的同时,我自然而然地又回到了若干年前,自己又变成了那个个头矮矮的二嫚,那个

只要别人说我俊,我就眉开眼笑,别人说我丑,我就哇哇大哭的女娃。很多村人还在,很多场景还在,娘还是那么年轻,嬷嬷(奶奶)也没有变得更老,四邻那些姐姐们都还没有出嫁。真的很美好!

文章写完了,多日之后,拿来再读竟然还有如此好的功效,那些过往仿佛还在眼前,不得不说,这大大地缓解了我的思乡之苦。

思乡的苦楚少了许多,无意中,回乡的次数就更少了。

再回乡,大姐试探着问我:“怎么不大回来了啊,是不是哪次回来的时候招待不周啊?”

我不是个善于用语言来表达自己感情的人,我只是急急地摆着手对大姐说:“不是,不是,怎么会呢!你别瞎想!”

其实,我想对大姐说:“什么样的招待不周能消融得了我们的亲情呢!”

是的,亲情是什么都取代不了的。父母的恩情自不必多说,仅就是大姐和弟弟,在我的脑海里就存有许多的感动。

我上大学的时候,大姐已在韩国的企业里做工。每天中午她的那些女同事都会出去买菜或者零嘴吃,大姐从来不去,她一直就吃咸菜就馒头或者是生花生米就馒头,别人说她,她很幸福地说:“我要省钱供我妹妹上大学呢!”这些事我是从和大姐做同事的堂嫂子那里听来的,大姐从来不会直接和家里人说起这些。

2003年,我大学毕业时,为了方便找工作,买了一部手机。买手机的请示是父亲批的,但买手机的钱是弟弟出的,那是他一个月的工资,1000多元,而那个时候手机的普及率是相当低的,弟弟已工作多年也不曾给自己买一个手机。

从农村走出来的人,农村家庭的孩子出来读大学,往往是父母兄弟姐妹一起供出来的,我就是这其中的一个。

我曾经试图想好好地努力工作,希望自己可以有所成,可以给自己的亲人带来一点什么。但是,我清楚地认识到我的这种

不善言谈、不善交际是工作中的一个硬伤,我真的不适合去开拓一份管理别人的事业。

幸好,后来我发现可以把说不出的话写下来,于是就加倍地努力,希望有一天自己的亲人可以因为自己的成绩而生活得好那么一点点。即使是在物质上没有太大的改善,就只是走在人群里,别人因为我的存在而对他们多一个微笑,或者多一声问候,在我,也是莫大的欣慰。

我的家庭一直是一个与人为善的家庭,特别是俺嬷嬷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善良,在自己都吃不饱的年代,也忘不了给要饭的分一口。爷爷做了那么多年的队长,我们家不愿意也从未与村邻有过争执,即使是自己家的孩子与别人家的孩子有了争执,不论谁对谁错,都是先训斥自己家的孩子!

大家都知道俺嬷嬷脾气好,闺女嫁过来不会受罪,于是,好脾气的嬷嬷四个儿媳妇里有三个是本村的闺女,这其中也包括我娘。

但是,我时常害怕家人的这种善良和忍让会让个别人误会成软弱可欺,而父辈们是不会轻易去改变这种与人相安无事就是福的善良和忍让的本性的。于是,我有时候暗自里怕他们受什么委屈,我有时候想如果我做得好一点,或许可以为他们抵挡一些外界的伤害吧。

写作此书的初衷,从小了讲,是为了缓解自己的思乡之苦,为了给自己的家人带去一点点骄傲,一点点庇护;从大了讲,也是为了给家乡的地域文化传承贡献自己的一份薄力。于是,我就更加努力地去写,希望能与大家产生共鸣。

二嫚

2016.5.2 于扬州

目录

1. 大金鹿	001
2. 那些与眼疾有关的事	004
3. 冬天的晚上	007
4. 过夏	009
5. 家狗	012
6. 家猫	016
7. 二月二的“金豆开花”	018
8. 关于地瓜的记忆	021
9. 看媳妇	024
10. 给老师送饭	027
11. 生病	030
12. 香油炒鸡蛋	033
13. 嬷嬷家来客	036
14. 小米黄米	038
15. 跟着大姐去上学	041
16. 从东北回来的二姨	044
17. 莹盘	047
18. 老姥娘	050

19. 俺嬷嬷	053
20. 拔牙	057
21. 打苦子	059
22. 吃拥饭	061
23. 收麦子的日子	064
24. 香油果子	066
25. 春游	068
26. 油面	071
27. 青岛海带丝	074
28. 找水	076
29. 迎集	079
30. 我的老师	081
31. 放牛	084
32. 岭下	087
33. 我们村的小学	090
34. 鳌子	092
35. 饺子	094
36. 叫魂	097
37. 农耕经济	100
38. 捉鱼	103
39. 看电影	106
40. 良乡记忆	110
41. 正月十五	112
42. 咸菜缸	115
43. 料姜石	117
44. 阿梅	119
45. 村医	123
46. 那些年我们吃过的那些虫子	126
47. 三姨	129
48. 海锥	132

49. 定汤	134
50. 打场	138
51. 挖药材	141
52. 鸡架子锅贴子	144
53. 烩饼	147
54. 瓢子饼	149
55. 喜食	151
56. 胶州大白菜	154
57. 蒸饽饽上供	156
58. 牧马城	158
59. 山村记忆	161
60. 娘做的布鞋	164
61. 娘做的鞋垫	167
62. 土炕	169
63. 看戏	171
64. 织毛线	174
65. 过生日	176
66. 五色扣	179
67. 搂草	181
68. 流鼻血	184
69. 双胞胎村	187
70. 棚子	190
71. 胶州剪纸	193
72. 蚂蚁赶集	196
73. 里岔黑猪	199
74. 桃猴	202
75. 树花树果	204
76. 挑针放血	207
77. 小卖部	209
78. 清明	212

79. 忙年	215
80. 除夕	218
81. 冬趣	221
82. 娘的眼泪	223

1. 大金鹿

我生于 1980 年,自我记事时起,我家就有一辆在村里很显眼的交通工具——“大金鹿”。由于那时年幼,我最初的记忆是极模糊的,它时而放在门口的胡同里,时而放在南屋的隔挡里,有时候上着锁,有时候没有上锁,有时似乎是俺爹骑着它去大队干活,有时似乎是村里人来借用,统统的记忆都很模糊。

等我慢慢地长大了,各种记忆才渐渐地清晰起来。那时候大人都是很忙的,俺爹当时是大队的拖拉机手,他也很忙,但是他从来不忘见缝插针地向我们几个孩子抛洒他的父爱,每当这个时候,自行车就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工具。

弟弟还小的时候,大金鹿前面的横梁上,架着一个三面带围栏一面开口的小座椅,弟弟就坐在那小座椅上,我和大我七岁的姐姐坐在方方正正的后座上,我在前,手扯着爹的褂子,大姐在后,紧紧地搂着我的腰。爹有时候会带我们去他工作的大队仓库转转,有时候带我们去他的朋友家坐坐,一个男人驮着三个孩子,一路响着铃铛,走到哪里都是一道让人眼热的风景线,一是大金鹿耀眼,二是计划生育抓得正紧的时候,一家有三个孩子耀眼!

弟弟大些后,爹把小座椅撤了,大姐就侧身坐在前面的横梁

上,两条腿一前一后,一长一短地耷拉下来,我和弟弟则坐在后面,小我两岁的弟弟在前,扯着爹的褂子,我在后,搂着弟弟的腰。就这样,我们的活动范围开始外扩。

爹会带我们去地里看庄稼。麦苗刚刚返青的春天,到了地头,爹一只脚一支,大姐从横梁上一滑就出溜了下来。爹把右腿往前梁上一绕也下了车,把大金鹿往地头的暄麦苗上一扎,却不抱我和弟弟下来,只告诉我们不要动,免得车子倒掉,说看看麦苗我们马上就回家。我们两个小人是害怕的,想下来却不敢说,本是不想动的,使劲地绷着,却不想由于紧张,意志反而不受了控制,你弯悠一下,他弯悠一下,那立在春天暄地上的大金鹿就倒了!我和弟弟急得大叫,爹明知地暄,又有麦苗垫着,伤不了我们,也不着急,慢悠悠地跑过来扶车子,把我们解放了下来。大姐嘴巴快,免不了回家跟娘告状,当然了,爹是免不了要受娘的埋怨:孩子这么小,吓着怎么办!

爹还会带我们去赶集。从我们村到里岔有五里路,说远不远,说近也不近。对大姐这种大孩子来说不远,看看路边的风景,想想开心的事情,时间一晃就过去了,但对我和弟弟这种小孩子来说这路就有些长了,这长长的路足够把自行车上的我们给摇晃迷糊了。爹一是怕我们睡着了从自行车上跌下去,二是怕睡着了受凉,就一路上不住地喊我们的小名,听我们答应得干脆,那就没事,继续骑车;如果听我们答应得迷糊,就空出一只手摸摸我们,再抬起屁股轻微地颠几下,车子一颠吧,迷糊着的我们就猛地惊醒了。如果听到我们没答应那就是坏菜了!爹得赶紧下来查看,不过由于爹喊得勤,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

大金鹿真是载重型的,达到极限时,俺一家五口都坐上面,它也跑得很潇洒。俺大姐坐前梁,俺娘坐后面一手揽着我一手揽着俺弟弟,那是很美丽、很幸福的一幅画面。

大金鹿好,俺爹却很少单独用它驮俺娘出去,那个年代的人

还是比较保守的,即便是两口子一起出去也都羞答答的。记得有一次,俺爹用大金鹿驮俺娘去赶集,驮四个人都没出过差错的爹,因为村里人的几句调侃,直接驮着俺娘摔倒在沙土路的沟里,自那之后,俺娘再也不肯单独坐俺爹骑的大金鹿了,哈哈。

大姐长大了,要去里岔上学,大金鹿就归她了。她长得高,学骑车学得快,一根棍子绑在后座上,溜了几圈,大人扶着她蹬了几圈,她就学会了。学会后不久就开始带着我们到处乱窜,去里岔、去甘沟庄、去孟慈,甚至还去过尧王山、牧马城。那时候的我胆子也大,在大姐那骑得歪歪扭扭的大金鹿后座上坐过,蹲过,也站过!当然也没少挨摔,但热情却总是不减的。

我长大了,要去里岔上学,大金鹿就归了我。我个头矮,车子后面绑着棍学了整一年才找到骑自行车的感觉。那时候我够不到座位,开始时是插空骑,腿伸到前面横梁的底下,蹬着脚踏,自行车竟然也骑得走,后来高些了,就把腿放在大梁上,蹬车的时候屁股来回晃着,不蹬的时候就把右腿搁在横梁上休息。由于长得慢,个头矮,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这样骑车的。

再后来,大金鹿是弟弟的。再再后来我们都长大了,村里家家都兴起了骑摩托车,虽然大金鹿这服役30多年的老伙计还健壮如初,但是也不得不光荣下了岗。俺爹舍不得把大金鹿卖给收废品的,就在俺家牛棚的南墙上钉了个大铁镢子,把它挂了上去。年复一年,时间尘土覆盖了它的本色,却覆盖不了我们的记忆。

(2015.5.26 于江苏扬州)

2. 那些与眼疾有关的事

得了麦粒肿(在俺胶州西南乡叫眼疔子),如果你到医生那里去,医生会很严肃地跟你说这是细菌感染引起的急性化脓性炎症,得消炎,甚至是跟你说得做个小手术。如果你到了俺娘跟前去求助,俺娘会说:趁着眼睛刚起火,赶紧抻一抻,保你两天就好。

娘说的抻眼的具体操作方法是这样的:如果左眼长了麦粒肿,那么需要患者用右手绕过头后,摁住左眼的眼角,一抻把眼皮拉成一条缝,一松让眼睛恢复原状,再一抻再一松,这样反复多次,如果是右眼长了麦粒肿就用左手绕过头后操作。具体要抻多少下,我曾经问过俺娘,但看起来俺娘也没有确切的答案,她想了一下,然后说,反正你闲着没事的时候你就抻抻呗,又不累人。

这个病我得过几次,都是抻抻就好了,至于这里面的科学原理我一直寻而未解。

后来还听其他乡邻说,如果起了麦粒肿,患者的背上会有个疙瘩状的根,起病的时候把这个根挑掉即可,对此我没有去探究过。

还有一种眼疾是眼红,磨人,这种情况在俺西南乡的说法是

患者动了什么不该动的东西。这个时候的解决办法比较有迷信色彩,就是需要在家里院子的地上画个“十”字,操作者面朝南,站在“十”字的两横上,一手持新饭帚一手持装水的水瓢,用饭帚蘸水洒在各处,一边洒一边默念:“上洒青龙,下洒白虎,三洒尘灰暴土。”洒得差不多了,跳转90度站到“十”字的两竖上,重复上述动作和咒语;然后再跳转90度站到“十”字的两横上去,面朝北,洒水念咒;洒完后就再跳转90度站到两竖上去,洒水念咒。四面八方都念到了洒到了,就离开“十”字,到家里的各个门前去,默念“不定窝不定点,染染门轴”,把瓢里剩余的水洒到门轴上去。

这个我没有经历过,只是听俺娘说是管用的。我想或许以前家里都是土地面,尘土大,空气湿度小的缘故,人的眼睛干涩,而洒点水之后,空气湿度高了,眼睛干涩的症状就消失了?我也说不好,只是这仪式和咒语充满了西南乡的乡土气息,让我迷恋,让我忍不住去仔细地品味它。写此书时,为了了解得更透彻些,我专门回家再次跟娘求证了各个细节,并按照娘说的在院子里实地操作体会。我那个叫悦悦的小外甥女,看我像个跳大神的巫婆一般洒着水,念着咒,忍不住捂着嘴巴在旁边笑,我就故意越发地一本正经起来,像僵尸一样跳转了90度,她终于忍不住了,哈哈大笑起来,弯着腰,笑得喘不上气来,后来实在受不了,跑炕上去找她娘给她揉肚子去了!

还有一种说的是眼睛的外伤。我还是个中学生的時候,听说槐树底有个老中医有个很厉害的祖传秘方,如果眼睛受了外伤,只要瞳仁不化,到他那里都可以治好。我那时年少,对所有的东西都充满了好奇,我请求槐树底的同学阿琴带我到老中医的家里去,阿琴也年少,她答应得很痛快,于是我们两个小姑娘很冒昧地出现在人家家里。记得当时老中医去打兔子草了,我们还等了很久,老中医回来后亲口证实了那个关于眼睛受了外

伤,只要瞳仁不化他就可以治疗的事情,我当时觉得太神奇了,很幼稚地跟老中医约定,我以后会去读医科大学,等我学了医要拜他做师傅,让他传授我那个祖传秘方。不知道这个老中医怎么看待我这个傻里傻气的孩子,但我确切地记得他是答应了我的,只是后来我自己终究没有去学医,也就没有去找他拜师。

(2015.6.2 于江苏扬州)

3. 冬天的晚上

那是 20 世纪 80 年代初的一个冬天的晚上,那个时候,我们家还住在老房子里,我还是个几岁的孩子。

夜幕降临了,当门里做饭散出的蒸汽越来越多,娘坐在灶头前面的墩子上往灶头里添草,手里的火棍不停地拨拉着那些不容易着的碎草,我们几个孩子追着当门里的雾气,假装自己是腾云驾雾的神仙。

火烧毕了,娘拿起小笤帚扫了扫她座位的四周,把那些碎草一并填到了灶头的肚子里。

饭熟了,爹娘住的房间里点起了爹用油漆桶做的煤油灯,就是灯芯用草纸做成的那种扁扁的油灯,比平常的油灯亮一些。油灯照耀着木头窗户上的白窗纸,显得窗纸格外白,船盘搬上了炕,装着地瓜、黄面饼子的大盘端上了船盘,大盘是放在北面的,放在南面怕“饭南(犯难)”,小盆里炖的泛着几滴油星的白菜端了上来,小碗里炖的咸鱼端了上来,它们都放在南面。

我把地瓜剥了皮,放在碗里用筷子叉碎,用勺子抿平,然后浇上热水,和一和、搅一搅,这就是我的甜蜜晚餐。大姐说我吃的是猪食,说我的做法就和做猪食的方法一致,我对此不予理睬,我就是喜欢这甜甜的喝在嘴巴里的感觉。大姐吃干的,她吃

玉米饼子就小咸鱼,她说那是她的最爱。

吃过饭,收拾过碗筷,喂过牲畜,娘就从花生袋子里倒了一簸箕的花生端到炕上,或者是提一笊子的玉米棒到炕上,这就是她和我们今天晚上的活计。花生被树枝子做的夹子一个个捏开,皮放在炕上,花生米放在一处,花生米里的小瘪粒又被分到了别处,别看粒子瘪,大锅里炒一炒香死个人。玉米棒被娘一个个用擦子擦出几条缝隙,其余的部分就好搓多了。我们围着簸箕或者是笊子陪娘一起做活计,娘会给我们讲一个皮狐子精吃人的故事,又或者是一个后娘虐待孩子的故事,我们听得津津有味,不停地问后来呢,后来呢。

家里时常也会有人来串门,我最喜欢女人们来串门了,大娘、婶子,又或者是姐姐、嫂子,有的还带着半大的孩子来耍。来的女人一概都很勤快,看你在炕上做活计,她们绝不会闲着看,她们也会围在簸箕或者笊子边上,帮我们家剥花生或者搓玉米,一点都不含糊。于是,我们一边干活,一边又从来访的人那里,听到了东家西家的新鲜事,谁家过几日要娶媳妇了,谁家不久就要嫁闺女了,各种各样的新鲜事就都出来了。

男人们来串门,我是不大喜欢的,他们不光不帮我们干活,还跟我爹在旁边抽烟。那时候也有烟卷,“大前门”牌的,但是抽的人不多,更多的人用那种裁好的窗户纸从烟管箩里拿烟叶卷旱烟抽,旱烟劲大,味道也呛人,每每我都被熏得脸红红的耳朵也红红的。整个屋子里倒是暖和得很,从爹娘的房间再去自己的房间,感觉像是进了冰窖子,幸好被窝是先铺好的,炕是热的,被窝也是热的。

这是一个没有电视可看的夜晚,没有网可上的夜晚,有许多活计等着干的冬夜夜晚,是极其温暖的一个夜晚,一个在我梦里出现过千百次的夜晚。

(2015.12.28 于江苏扬州)